



汪茂荣，男，1962年生，安徽省桐城市人。为持社社员、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理事、“海岳杯”等诗词大赛评委。有《懋躬丛稿》等著作十部。

自幼受桐城派影响，学习传统诗词三十余年，虽所得有限，但甘苦还是有的。感受最深的，莫过于以下两点：

其一，当博览群书。严羽曾云：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从整体中被割裂出来的严氏这句话，确实误导了不少人，以至成了许多既想作诗又不思读书者的一个挡箭牌；且谓李白的

“床前明月光”，岂是读书就能做得出来的？其说虽辩，而纯系一种误解。其实，严羽所说，还有后面几句：“然非多读书、多穷理，则不能极其至。”把上下几句合在一起，意思就完整了。原来他不过是在说，诗是性情的产物，其本质是由性情内发的，而非由读书外加的。但内发的性情若外化为诗，形成诗的形式，就得有必要的手段和相应的工具，而工具和手段是不能自生的；这就得靠读书来积累和涵养，读书积累涵养的程度与作诗好坏的程度是成正比的。严氏立论精密如此，恰恰是在提示我们，作诗是要多读书的。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”写来确实毫不费力，但若无他的学养，任寻一位腹中无物者真的就能妙手偶得之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况且此诗也不代表李白诗的极致，李诗的极致当在古风、不在这类绝句，而李诗古风书卷的丰富也是稍有学养者就能看得出来的。中华传

在桐城派的故乡

父母如灯

音十焱

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它的土壤和环境，人亦如是。我自幼浸润在桐城文化的土壤里，吸收养分，滋养人生。

我的家在长江中下游的嬉子湖之滨，桐城挂车河的入口处，是一个普通的农户。父母尽管识字不多，但受桐城文化的影响，深谙一些朴素的做人处世之道。

父亲是孝子。祖父去世时，父亲才三岁。祖母一直守寡，将父亲姐弟三人抚养成人。父亲深深理解祖母的艰辛，对祖母特别孝顺。改革开放后，亲朋好友见我特别困难，邀请父亲出门做生意，他常常回复道：“父母在堂，儿不远游。”坚决不出远门。后来我读《论语》时发现，原文是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父亲故意省去了最后一句话。在祖母去世前，他真的没有出过远门。

“穷不丢书，富不丢猪”这句桐城人奉为金科玉律的祖训，从我记事时起，父母就常在我耳边唠叨。

我工作之余，常手不释卷，工程专业、市场经济、现代文学，甚或古代经典，均有涉猎。我还常常有一种心理——强烈希望自己的员工或者晚辈多读书，常读书，读好书。显然，这和父母的唠叨是有关系的。

“富不丢猪”的传统，现在是父母帮我在践行。2003年，我开始创业，现如今二十年矣，企业初具规模，事业也算小有成就。父母一直随我们住在公司，帮我喂猪、养鸡、种菜、修剪花木，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看着他们辛勤的劳作，我只有在工作上更加勤勉，生活上不敢奢靡，作风上愈加严谨。在农耕时代，猪是农家的根本之一，“富不丢猪”，意味着我们富了不能忘记根本。这已成为我精神的一杆灯塔。

父亲虽初小文化，但对大学士张英的律身训子四语——“读书者不贱，守田者不饥，积德者不倾，择交者不败”——烂熟于心。

学诗刺语

汪茂荣

统文化博大精深，诗词就是在传统文化这块肥沃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朵奇葩，只有博览四部进入传统文化这个特定的语境，才能真切地感受诗词的意境、韵味，深入地体会诗词的格调、色泽，全面地把握诗词的章法、语汇，并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内化为自己的创作能力。诗圣杜甫所说的“熟精《文选》理”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对当代有志学诗者，仍不失为一种有力的鞭策。

其二，当多谈继承，少谈创新。诗词当然要创新，但创新的前提是继承，尤其是在传统文化遭受重创后的今天。片面地强调创新容易将诗词创作引入两个误区：一是以为“新”是硬性创出来的，心想就能事成，故只在形式上翻新花样，而不在基础上下功夫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几见妙手空空者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“新”呢？二是以时间的先后来划分诗词艺术的新旧。凡是既往的，都是旧的，都得改革，否则就是因循守旧；凡是后起的，都是新的，唯新的才有价值，一切唯新是骛。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，改革诗韵、放宽格律、降低艺术标准，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。凡此种种，均建立在对新旧错

误的理解上。诗词不同于技术，区分技术新旧的标准是时间，早的就是旧的，迟的就是新的，新的出来，旧的也就过时，被淘汰了，技术只有不断的创新，才能后来居上，适应社会的需要。诗词是文学的一种样式，划分文学新旧的标准是质量的好坏，而非时间的先后。风、骚、唐诗、宋词中的精品在时间上虽旧，但彪炳千古，虽旧犹新；时下的某些烂诗在时间上虽新，但陈词滥调，方生方灭，虽新犹旧。传统是一条常新的、富有生命力的河流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既如此，我们何不从中汲取营养，厚积薄发，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呢？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创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天分、阅历外，继承往往体现在学力上，学力到了，个性、新意、时代感自然也就来了，用得着将创新当口头禅来整天吆喝吗？那种超越继承的创新与其说是创新，毋宁说是对诗词艺术进行变相的糟蹋和实质上的解构。这样的创新，不提也好，不要也罢。

以上所云，只是我个人学习诗词的点滴体会，虽卑之无甚高论，仍不揣冒昧地把它说出来，聊当芹献而已。



音十焱，本名章阳，安徽金阳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桐城作协副主席。

夏季，她天没亮就起床，拔秧，插秧，割稻，打稻，干四五个小时农活才回家吃早饭。她有句口头禅：“老古话‘一日之计在于晨’，读书和干农活也是一样的。”她每天起得早，我们就不敢赖床了。母亲就像萤火般的灯盏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

父母初识文字，不能著书立说，但能从古圣先贤的言行中汲取营养，反哺给我们。我现在又把父母的那些朴素的言行，教给我的子女，我希望这些品质像灯盏，照亮后辈的路。